

村庄的树

□桑明庆

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浅山区，村庄被树包围着，房前屋后，路边地角，岸头沟涧，坡顶山脚，到处都是树，有槐树、榆树、杨树、桐树、柳树等。这些树像一道道绿色长廊环抱在村子周围，又像一座座华表和一个个壮士拱卫着村庄。它们与青山绿水互为映衬，与蓝天白云相互为伴，为山村的四季轮回、岁月更迭增添了不尽的韵味和诗意。

提起村庄和树，总会让人想到那些著名诗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在诗人的笔下，村庄有树，有山，有水是何等的恬静和美丽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是多么的温馨和惬意啊！你看那树的姿态，有的树冠接天摩云，枝叶横斜斜漫，在山涧中逼仄的苍穹下撑出了又一重苍穹；有的枝丫千姿百态，为人们营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或如虬龙盘旋腾跃，或似孔雀开屏展翅，或如长剑倚天插地，或似神鹿曲颈饮溪。

树的存在，着实为我们这个山村增添了不少的景色。

春天，休养了一季的树木被冬储的能量催醒，枝头绽放出新绿。随后，各种花木、果树次第开放，桃花红了，梨花白了，泡桐花白中带紫，最热闹的当数槐花，漫山遍野肆意开放。此时，整个村庄陷入了鲜艳的花海之中，芳香四溢，就连街巷里密密麻麻的石缝都是花的色彩和花的味道。

夏天，村庄周围一排排树木翻卷着滚滚绿浪，整个村庄被裹在了绿色浓云之中，房屋是绿的，小院是绿的，大街小巷也是绿的，就连阡陌上行走的耕牛那满身黄色的皮毛好像也变成了绿色。最为显眼的是村

口那棵上百年的老槐树，苍劲挺拔，枝叶密得不透风雨，树冠如一把巨大的绿伞，那浓浓的绿荫遮挡住了半个村庄。

秋天，山上枫叶如炬，山山岭岭全被燃烧得红红火火。高高的白杨穿上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像是一排排出征的战士。苹果、鸭梨、红枣成熟了，这些红的、绿的、青的果子将村庄打扮成了水果的天地。

冬天，寒风呼啸，满目萧瑟。槐树、榆树等落光了树叶的枝丫直指苍穹，抖擻着虬枝与寒冷抗争。山坡上，松树、柏树挺立着伟岸的身躯，即使大雪压顶，寒风狂吹也毫不示弱，在皑皑白雪之中装点乡村的诗意。

树，给村庄带来许多欢乐和温暖。村口那棵老槐树，听老人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像一位沧桑的老人，讲述着冬去春来、月起月落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老槐树下是乡亲们歇脚、乘凉、拉家常的地方。特别是夏天，每到傍晚时分，大家端起饭碗，纷纷来到槐树下，或蹲或坐，闲论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个叫老合的大爷在树下讲评书的场景。每当夜晚来临，半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集合在老槐树下，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怀抱着孩子，有的让孩子骑在脖子上。老合大爷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语速有紧有慢，抑扬顿挫，节奏分明，让人听到如醉如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往往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女人们忘记了回家刷锅洗碗，男人们忘记了给牲口添加草料。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树是我们山里人的救命恩人。特别是榆树、槐树，它们将自己的叶子、榆钱、槐花甚至皮肉都贡献出来，成了乡亲们填饱肚子的食材。清明还未到，乡亲们就把鲜嫩的榆钱带回家，晒干

储存了起来。随后就是榆叶和槐叶的上场，再就是飘着淡淡清香的槐花的出现。这绿的叶子和白的槐花与粗粮、秕谷、红薯渣搅拌在一起，便是农家差不多半年的口粮。这种特殊的食材陪伴乡亲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现在，我们山里人每看到榆树、槐树时，依旧怀着敬仰之心。

村庄的树也有愤怒的时候，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的东出口，是水冶通往林州的必经之地。水冶沦陷后，鬼子经常通过我的家乡对太行山根据地疯狂进行疯狂大扫荡。我英勇的八路军、游击队多次埋伏在山路两边那一片片的树林里，射出愤怒的子弹，顽强地阻击敌人，将丧心病狂的魔鬼杀退。树为八路军、游击队提供了坚强的隐蔽场所，那一片片树林成了杀敌的战场，成了日寇不可逾越的一座座“山峰”。1943年的一天，杀敌英雄吕发全在村西牛头山上的树林里发现山下的河沟里有鬼子，尽管敌众我寡，但吕发全和武装民兵利用树林的掩护，沉着应战，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吕发全看到有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挎着洋刀，断定他是一个指挥官，于是趴在一棵大槐树下，端起步枪，瞄准敌人，“啪”的一声枪响，把那个指挥官击落马下。鬼子一见当官的完蛋了，顿时像一窝蜂似的乱作一团，前面的往后退，后面的往前拥，人仰马翻，民兵趁势射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顺着山脚逃之夭夭。

村庄的树是有幸的，能与烈士相厮相守。1945年，我太行军区发动了解放安阳战役。我的家乡成为这次战役的后方，村里男女老少齐动员支援前方，乡亲们把最后半碗小米贡献出来，为乡亲们熬米汤，把最后一条棉被拿出来，盖在伤病员身

上。老槐树下支起了大锅，成了支援前线的大伙房，树林里搭起了简易帐篷，成了救助伤员的医院。这次战役解放了安阳县平汉铁路以西和安汤县以西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137位无名太行子弟兵烈士就埋葬在村庄东面马头山腰那片树林下。如今，山上那片小树林早已长成了一片大森林。我每次遥望那葱茏、茂密的森林，总感觉英烈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树下歇脚，依旧奔跑在山间，还在山林里与敌人搏斗。春风劲吹，林涛阵阵，这声音在呼唤着英烈的名字，在吟诵着他们的事迹。

时光煮雨，岁月奔跑。村庄的树踏着日月轮回的鼓点，走进了新时代。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政策的落实，让树的品质、数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储林、果树林、用材林、观赏林的划分，让一棵棵树木有了身份，得到了分类管理、分级保护。你瞧，安姚路两边的树木真有特色，林带宽得一眼望不到边；那一行行树木栽植得整整齐齐，竖成行，横成行，斜看也成行，像一排排列队等候检阅的士兵；树的品种多得让人数不过来，有常见的杨树、柳树，但更多的是叫不上名字的树，有绿叶的，有红叶的，还有金黄叶的，真是多姿多彩啊！

春风正暖，春阳高照。站在家乡那座叫王冒隘的最高山峰上，放眼遥望，片片树林、道道绿廊正在春风里吐绿绽翠，村庄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那红墙黛瓦的村舍在碧绿的树木掩映下，像一幅水彩画，如梦如幻。安姚路两边彩色树木组成的林带像两条飘逸的彩虹，由太行山深处一路飞来，一直飞向山外，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春天的野菜

□司自铎

春天的大地，原本就是一个丰饶的菜园。立春时节，虽然时令里带了一个“春”字，但并不证明春天真正地到来。

我的文友、涪上诗人梁毅先生说，河内两岸的土地发白了，河坡上的小草摇头微笑了，人的脚步在野外欢快了，才是春天到来的人证和物证。至于黄灿灿的迎春花在风中搔首弄姿，则是它对冬天的最后陪伴。

春风又绿涪水岸，绿从岸上的柳开始。地下的温暖对顽固的疫情毫不理睬，它给坚硬的土地首先解封，春风的温情让干白的柳枝泛出了触目的褐黄，用不了多久，串串芽苞就张开了眼睛，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

三月柳绿，四月槐白。大智若愚的榆树虽然没有长出叶片，却先把榆钱叠成翠绿的钱币挂在枝头，让爱“钱”的人们垂涎三尺。一棵树榆钱不羨春风中显摆的翠柳，也不惊羨圣洁如雪的槐花，它静如处子，淡然而自信，散发着香甜，挥洒在自由的天空里。毫无疑问，槐花的白、榆钱的绿，都争先恐后勾起了人们的馋虫。

半月时光，槐花渐干，榆钱老去。依偎着地面的马齿苋偷偷抽出嫩绿的枝叶，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在涪岸的草丛中，在农家的麦田里，恣意生长。吃着马齿苋的脆，品着马齿苋的绿，那滋味别提多美了。

还有连翘。连翘是中药的一种，这种开黄花的植物几乎不分地域地选择它可以择居的故乡，并以倔强的品格展示其生命的顽强。四五月间，连翘的嫩叶余烫三五分钟，减了毒性，或凉拌，或炆炒，都是一盘不错的菜呢。但是你不要贪心，贪心会让你付出代价。山坡、林下、沟边和草丛中，生长着一种高大草本的植物，高可达两米，茎有棱条，叶片互生或对生，这就是属于五福花科的接骨草了。接骨草的芽、叶散发过度的清香，肆无忌惮地调戏着你的味蕾。不过，我要提醒你需适可而止，吃多了带来的腹泻是它和你开的不大不小的玩笑。

北中原流传着一句话：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清明一过，天气转暖，地温升高，向阳的涪岸上、沟坡上、田垄里便开始有茵陈出现，星星点点银亮的灰白色仍处于裸露、枯黄的春天增添了生命的原本色。期间，早有眼尖的人用锋利的小铲将其未根割断，满怀喜悦地放入小菜篮里。洗净的茵陈拌上玉米面，锅里煮熟，色泽不减，香味更浓，吃在嘴里，其清香之气令人舌下生津、胃口大开。可惜，孩童时期我是没有这个口福的。家乡的人只认得它是一味中药，不知道这还是人间一道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初来涪上，厂医务室的胡医生告诉我，茵陈为菜中珍品，药食同源，不妨三月尝鲜。从那时起，我对春天又多了一份美好的向往和期待。春风年年吹，茵陈年年绿。春风秋雨中，茵陈绿了黄，黄了又绿，周而复始，生生轮回。而挖茵陈的人也因此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世间不只是时间不等人，不等人还有像茵陈一样稍纵即逝的事和物。

在北中原的田野上，在我们生活的涪上，春天的野菜还有很多，清香的野芹、微苦的婆婆丁、肥嫩的枸杞芽……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无私馈赠。

正因为如此，在温暖的春风里，让我们面向春天的野菜，还有哺育野菜的大地深深地鞠上一躬！此时，我们将收获人情的温美和心灵的愉悦！

谁不说咱家乡美

□王春锋

新农村建设的我的家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家乡的风景如画，景色宜人，它让我骄傲，让到家乡旅游的游客啧啧称赞！谁不说咱家乡美？这是父老乡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三月，我走进家乡的田间地头。阳春三月，是春最美的时光，更是家乡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月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开了，远远看去，就像一片花海。几只蝴蝶从远处飞来，落在花上，忙着谈情说爱，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村里的婆姨们头戴小花帽，在地里忙碌着，锄地、拔草、浇水，成了田间地头最美的风景。一群孩子前呼后拥，奔跑着在地头放风筝。真美啊，我的家乡！

三月，我漫步在村里的大街小巷。我停下脚步，驻足欣赏，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大街小巷全部硬化，街道被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两侧的花池内开满了鲜花，大街小巷弥漫着花香。真美啊，我的家乡！

三月，我走进家乡的小区——蒙东新区。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居民住宅楼高大漂亮。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楼下，小区道路干干净净，一辆辆汽车有序停放。十年前，农村的汽车还很少见，现在已经基本普及。真美啊，我的家乡！

三月，我走进家乡的健身广场。健身广场上体育设施齐全，健身器材应有尽有。傍晚，男女老少吃过晚饭来到健身广场，有打篮球的，有打羽毛球的，有翻单杠的，有跳舞的，有扭秧歌的，有唱大戏的，有吹笛子的，大家有说有笑，健身广场一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真美啊，我的家乡！

三月，我走在家乡的公路上。北蒙交通事业大发展，107国道横贯东西，城乡公路四通八达，北蒙交通客运站的建成更是为北蒙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真美啊，我的家乡！

三月，我走进家乡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里的商品应有尽有，鸡鸭鱼肉、时令蔬菜、各种点心、风味小吃等，要什么有什么，不但方便了村民生活，也促进了家乡经济的发展。每天的农贸市场里人山人海，小商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汽车的鸣笛声相互交织，奏响了一首交响曲！真美啊，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太美了，处处有美丽的风景！



家在花海深处 □马克勤 摄

仲春雨后抒怀

□王艳平

潇潇弄雨琴，青绿补疏林。
柳岸微薰味，沙汀暗涨阴。
四围方景媚，一夜已春深。
来趁晴风日，扬帆万里驶。

春天，送母亲一首诗

□李保金

一直，一直想写一首最美的诗
送给母亲。无奈柴米困扰，
怎么也挣脱不了

是春天了，花儿争相绽放
我和爱人把母亲接到城里
闲暇时用轮椅推着地四处走走
我们走过大街，也走过小巷
走过湖边，也走过园林
只是让她，看看这人世的繁华
感受一下春天的暖

就这样，在暖阳下。我推着母亲
慢慢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也穿过
数不清的美景。而我也试图找到
一首诗最好的灵感

□王昱涵

“肉包的，素包的，扁粉菜，粉浆饭……”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斜斜地射入这座安静的北方小城时，独具安阳地域文化的方言在招揽着、吆喝着来来往往赶早班的行人。“老板儿，来一块钱儿类饼，五块钱儿类菜，少放点儿血”，这是地道的安阳人点扁粉菜作为早餐的必备话语。儿化音是安阳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字的末位韵母因卷舌动作而发生的音变现象使读音得以儿化，不仅具有区分语意的作用，而且可以使发音更加舒缓、音色更加活泼。

窄窄的胡同里是老安阳人忙碌的身影，“恁都今儿去抓的嘞呀”是老安阳人见面后的彼此寒暄，意思是“你们今天打算去干什么”。安阳话在河南方言中独树一帜，它不属于中原官话，而是晋方言的分支，语调中部分保留了古老的“入声”。

时常有外地人用戏谑的话

安阳方言

语调侃安阳话土气，但事实上这正是安阳人淳朴内心的外在体现。在代代传承中亘古不变的乡音，是安阳人对祖先的敬畏，是我们对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安阳话的传承和保护，更是我们对这份乡音的喜悦和不受外界评价所影响而全方位传承乡土方言的坚守。比如在安阳方言中称“酱油”为“清酱”，称“馒头”为“馍”，称“你们”为“恁都”，称“我们”为“俺都”，称“他们”为“特都”，跟客家话和粤语有相似之处。一句“咋介”往往会掀起这座古城的一场“波澜”，因为“咋介”短促有力的两个字传达出的却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要不然打一架”的意思，这属实会让不少外地人摸不着头脑。安阳话靠自己的“功力”实现了“全自动加密”。

“将儿颗星唉”，外地人一定会想当然地以为这句话和星星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实际上这句安阳话与星星毫无关系，意思是“刚才下起小雨了”。在

街坊邻居的日常交流中，安阳话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常用词语“不咋”，这个词被习惯性地用在一句话的后面表示加重语气，比如好友说“你来不咋”，就是在表示他强烈希望你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不咋”成了安阳方言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是安阳话“全自动加密”具有代表性的一环。说起来略显土气的安阳话，总是能给身处异乡的我带来无限的亲切感，常常让我瞬间摆脱时空的距离，仿佛能闻到家乡泥土的清香，听见古都安阳的阵阵钟声。

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少年儿童中能够熟练地说安阳话的呈下降趋势。地道的安阳人通过开展特色方言活动、开办特色方言课堂、观看特色方言纪录片等方式，尽全力让方言避免被现代化发展“淘汰”或“掩埋”。安阳话这块儿“文化活化石”穿越千年历史长河而不衰，独特的韵味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反而在传承中变得更有魅力和风趣。